

# 中國世界盃夢還有多遠？

源於奧運

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正如火如荼進行，賽事愈趨激烈，觀賞性大幅提升。香港球迷除了捱更抵夜在為心儀球隊加油之餘，也不禁感慨：何時才能在世界盃賽場上看見中國隊或香港隊的身影呢？相信屆時廣大球迷在觀賞球賽同時內心必然更加振奮。

今屆世界盃擴軍至48隊，本以為中國隊有機會把握機會，可惜事與願違，國足的支持者又再次失望。回想起，中國隊唯一一次打入決賽周已經是24年前的2002日韓世界盃，當時因亞洲兩國主辦，令決賽周變相多兩個名額才得以出線。

24年後，放眼亞洲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球隊實力都持續進步，亦有不少明星球員誕生，但中國隊成績卻一直持續下滑，甚至連原地踏步也說不上，在2026年預賽18強階段更以0：7慘敗日本，連一次正式射門也沒有。目前以U23年輕球員為主力的中國隊，2030年晉級機會已相當渺茫。唯有寄望目前U15、U17梯隊在青訓體系下加速成長，或許最快都要到2034年世界盃才有機會再次登場。

有球迷建議中國申辦世界盃，便能順理成章獲得參賽資格，但其實申辦也並非易事。目前申辦周期已排至2046年，分別為：2030年歐非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摩洛哥合辦；2034年沙特阿拉伯；2038年南美區；2042年歐非區；2046年才輪到亞洲。中國即使有實力，也需等待至少20年。不如把焦點放回自身，趁着這20年好好從根源改革訓練年輕球員，好好設計完整發展藍圖，唯有球隊實力提升，才是真正出線的根本之道。

中國其實早已具備主辦世界盃的條件。奧運、冬奧、亞運、各項世錦賽、一級方程式賽車(F1)等大型賽事均成功舉辦過，基礎設施完善，高鐵網絡便利通達各大城市。若能成功申辦，不僅能帶動旅遊經濟與城市發展，香港憑藉啟德體育園，亦有望成為世界盃分賽場，讓香港真正成為「世界盃都市」。

世界盃作為全球最大體育盛事，即使自身地區球隊未參賽，仍能掀起全民熱潮。香港的餐飲、酒吧、商場同樣感受到這股「世界盃經濟」，再次印證足球無可取代的魅力。

# 防騙教育越早越好

方寸不亂

在餐廳用餐，熱心經理來到跟前指導「最佳吃法」，打開話匣子，從餐廳集團的歷史談到市道不景氣，最後送上名片，讓我們主動聯絡……經理到另一桌搭訕，11歲的孫女喃喃地警告我：「他跟另一桌說着同一番的說話，不要跟他說那麼多，小心把錢都過了給人家。」噢，11歲孩子的防騙意識，令我十分欣賞，防騙意識教育，真是越早越好。

在成人世界，交流說兩句，怎麼會「把錢都過了給他」？但在小朋友眼中，陌生人跟你搭訕，就是危險的事；現實中，「過錢」給騙徒，多數是在出其不意中。早上醒來，開啟手機，屏幕出現多項提醒訊息，其中一項吸引我眼球「請即覆……」，後面的字卻隱去，究竟即覆誰呢？好奇心加上「即覆」的催逼感，讓手指不期然按下看個究竟，噢，隨即出現手機銀行的界面。銀行不可能請你「即覆」啊？腦袋頓然清醒，第一時間退出。這條「即覆」訊息，事後怎麼找也找不回來，有理由相信，這就是「釣魚」詐騙，雖沒上釣，還是到銀行查看了戶口才放心。日後遇上這類「即覆」字眼，還需停一停、想一想，或者放下「即覆」的執念。

騙徒手法層出不窮，打關心牌、上門推銷、社交媒體，而電話騙案，則是最防不勝防。警方的數字，2026年首季的長者受騙案達1,264宗，按季急升逾三成，損失金額飆升近八成，超過5億元，其中涉及投資騙案有300多宗。數字顯示，「長者」已不是偶然涉及的受害者，而是被騙徒鎖定的目標群體。

教育程度或退休前職訓訓練，都決定長者的識別能力。在長者健康前提下，是無須為他們擔心的，「提醒」便已足夠；但沒有能力的長者，就要親人介入。

最近坊間就有「送湯送飯送履樓」事件，伯伯無近親，鄰居送飯照應複診，感激之下就把自己養老的居所過戶給對方，欠缺支援的長者，對未來的焦慮，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得到的。當事情公開後，伯伯自責、內疚，心理健康也受到折磨。

認識一位基層長者，不為貪心，只是擔心，為自己將來的生活開支有保障，把養老錢全過戶給子侄，希望銀行存款多賺一些利息，自己既然處理不到，就託他人代處理，當然，交託子侄總好過交託外人。長者遇上「網戀」和「黃昏戀」而受騙，成為社會上的笑話，這些所謂「戀」，其實也是從「關懷」切入，對受害長者多點同理心，就不會覺得可笑。

# 重回生命的起點有感

書聲蘭語

終於完成了心頭的一份執念，今天是我闊別40多年，第一次回到我生長的地方——新北市三重。

母親在香港孕育了我8個多月後來到台灣，就在三重生下了我。那是一個剛剛結束動盪的年代，父母先後於1951年由上海經廣州轉輾到香港，母親攜大姐跟隨父親，一路顛沛流離抵達香港，尚在喘息中誕下二姐，居港數年後，父親決定到台灣找他組織的同事，母親在半年後挺著即將臨盆的大肚子，帶著大姐、二姐到台灣。我在不適當的時間來到這個世界，聽母親說，剛剛出生的我像一隻剛剛出生的小貓又黑又瘦又小，並且哭個不停，白天哭，夜晚哭，非常惹人煩。終於母親將我送給了一個軍人家，從此我姓廖。養父是一位經歷過南征北討、槍林彈雨下跟隨部隊跨過海峽來到台灣的外省軍人。

據母親所述，她要用親情的力量，讓我的養父母喜歡與她常來往，如此可以知悉三丫頭的生活情況，而養父也確實做到對我親生母親的承諾，並發揮人性中最真、最善、最美的德行。養父說，他要讓我知道我的來處，所以逢年過節他與養母一定帶我回到親生父母家，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共9人，加上父母和傭人總共12口之家。幼小的我覺得有點奇怪，為什麼兩個家庭的客廳牆上，一個高掛蔣委員長騎馬戎裝的肖像，一個高掛蔣委員長與一位神秘人物的相片？這個疑惑直到近年才獲知真相。

今天颯陽高照，烈日當空，我重回三重，走過小時候熟悉的巷弄，尋找記憶中的童年，那河中央的綠洲依舊

在，我曾跟隨父母、姐妹、弟弟到綠洲上拔紅蘿蔔，也曾到淡水河邊，去大明星林青霞家的小木屋找我的妹妹，因為林青霞的妹妹林麗霞與我的妹妹是閩蜜。淡水河的對岸就是繁華的西門町，我可乘坐14號巴士經台北橋在北門下車，也可步行經中興橋穿過西門町到中華商場(信段)在我的原生家庭小住一段時日。

我的母語是四川話，在幼兒園學的國語，進入小學請同學教我閩南語。在那個年代不會講閩南語的外省人會被歧視，特別在同學間吵架時，會被罵「你是外省豬，滾回大陸去。」就是在那個時期，有些外省男孩子結伴組織團體，集眾人的力量不致被本省人欺凌。

我在軍統家庭與國軍家庭穿梭成長，而三重是以本省人居多的縣市，我一口流利的閩南語，有時被人問：「你是南部人嗎？因你帶着南部口音。」我笑說：「是啊，我是『下港人』(鄉下人)。」

無根漂泊的感覺，貫穿了我的整個思想，直到來了香港，住在新界已有360年歷史的原居民村落，北靠祖國南望太平洋，這才有安定歸屬的靈魂，不再是一枝無根的蘭花。我選擇香港回歸紀念日7月1日，自台灣返回香港，因為這裏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在、是我落地生根的地方，與新界的山川河流土地合而為一，是我的幸福。



●淡水河這頭是三重，那頭是繁華的西門町，作者在兩個家庭穿梭成長。作者供圖

# 香港毛孩多幸福

翠袖乾坤

「寧為太平狗，莫作離亂人。」這話今時今日可說已應驗，中東戰火中的人民和香港的貓狗，就是最令人心感慨的現實寫照。

比起世界大半个地球來說，香港真算得上是太平地，不是嗎？香港人對貓狗的喜愛程度，看着就與日俱增，獸醫診所一天多過一天，門面輝煌，收費亦不便宜。今日狗狗食肆也隆重為「狗」擇吉今日(9日)新張營業了。

多少貓主狗主還欣然自認是毛孩父母，以前對人謙稱自己親生的兒子是「小犬」，如今「小犬」不但沒貶義，還成了自我稱稱的「寶貝仔」。毛孩在家庭中的地位，不止差不過自己親生兒女，甚至生活上的衣食照顧倒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十幾度天氣就給牠們披棉衣，吃得好東西和牠分享之餘，還開心地向牠們貼臉送香吻。

如果說物似主人形，看胖嘟嘟的大貓跟隨太主人身材一模一樣，你便知道飲食無分彼此了。還有攜狗出門的女主人，自己一身衣物接近寵物毛色，有意無意之間打扮成情侶裝，

就是與毛孩靈魂感應到打成一片。

最近大半年，還不時看到有人以嬰兒車載送毛孩出遊，初生小狗不算，其中還有超過20磅的毛大哥，跟肥貓一樣的爸爸真真留意，寵物生理和身體結構與人無異，牠們也需要營養均衡，獸醫會告訴你，貓狗五臟六腑與人相似，膽固醇超標也會生病，多鹽多油也會影響牠們的健康。狗更需要每天有足夠時間的運動，非得每日按時帶牠到空氣充足露天的地方散步；貓可以不出門，狗不可以，養狗不遛狗，比肥貓超重更危險，狗不遛，欠缺運動會抑鬱，一旦病發，初時在家打轉嗚咽作狀，日久甚至失控噬物，進而發狂咬人。所以狗守在門前可見天日的店舖還好，千萬不可整天困在家居一角的籠中，嬰兒車載送狗少爺小姐等同囚籠。

此外給狗穿鞋，必然痛苦過紮腳，愛之亦等同虐之。



●狗怕囚籠貓怕肥。作者供圖

# 浸宋韻舞台 品中華文脈

欣有靈犀

上周五夜晚，我們一家大小專程前往尖沙咀文化中心，觀賞中華文化節重磅舞台劇《清明上河圖密碼》。近3小時的演出，沒有繁雜特效與浮誇劇情，僅憑濃郁醇厚的宋式風雅，徐徐鋪展千年大宋的人文風韻，為我們帶來一場治癒身心、浸潤心靈的傳統文化藝術之旅。

該劇以宋朝詔師趙不尤探查八子謎案為核心主線，借一樁撲朔迷離的懸案，串聯起宋代鮮活的市井百態與人間煙火。相較於扣人心弦的懸疑劇情，貫穿全劇的宋式美學與文化底蘊更具感染力。整場演出匠人獨運，婉轉宋樂繁劇劇場，清麗宋詞穿插劇情之中，人物對白凝練雅緻、詩意盎然，處處彰顯中式古典韻味。舞台布景精巧，市井陳設、人物服飾皆細緻還原宋代生活細節，復刻《清明上河圖》的盛世風貌，讓觀眾沉浸式置身風雅大宋，沉醉其中、流連忘返。

尖沙咀文化中心的劇場規模適中，不大的空間拉近了觀眾與舞台的距離，造就了絕佳的沉浸式觀演體驗。有幸坐在靠前的觀眾，可欣賞到演員的神情姿態、場景的細微質感，消解了舞台藝術的距離感，讓觀眾從單純的觀賞，轉變為真切的感知與共情。成年人能從中細細

品味宋代的人文風骨、市井風情與時代氣韻，深切感受傳統文化跨越千年的蓬勃生命力。隨行的孩童雖難以透徹理解劇情深意、時代背景與人物風骨，也無法完全領悟宋詞宋樂的雅致意蘊，但藝術熏陶向來潤物無聲。這場沉浸式的藝術體驗，早已在他們心底種下熱愛中華傳統文化、嚮往高雅藝術的種子，這種潛移默化的滋養，遠比生硬的知識灌輸更深刻、更持久。

這場精彩的舞台劇，正是香港中華文化節傳承中華文脈、弘揚傳統國粹的生動縮影。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打造的中華文化節，自2024年創辦至今已連續舉辦3年，已然成為香港極具影響力的旗艦文化品牌。活動涵蓋戲劇展、古典舞、傳統民樂、非遗展示、文化嘉年華等多元形式，將厚重深沉的中華傳統文化，轉化為大眾可觀賞、可感知、可共情的優質藝術體驗，讓傳統文化走出典籍，融入市民生活。

猶記得，2025年經典話劇《四世同堂》來港首演，全場座無虛席，觀眾沉浸於濃郁的家國情懷與市井煙火之中，盛況依舊歷歷在目。從承載家國厚重的《四世同堂》，到盡顯宋韻風雅的《清明上河圖密碼》，一系列高品質演藝節目，讓香港市民得以近距離觸摸中華文脈的溫度，感受傳統文化的多元魅力。

# 夏至的麵

百家廊

鍾情

夏至是一年中的黃金分割線。它渾身赤金——烈日炙烤，陽光充沛，白晝最長。

夏至吃麵，是老濟南人的習俗。記得老街巷裏的泉水人家，提前備好玻璃瓶和塑料桶，去糧店打當天剛榨的麻汁，買回澀口醋，還有自家醃製的香椿芽、胡蘿蔔鹹菜。夏至那天一早，去黑虎泉邊打水，回來抓兩把綠豆，坐鍋熬上綠豆湯，那邊爐子用鋁鍋開始下寬麵條。待麵條熟了，用笊籬從泉水裏撈一撈，麻汁、蒜泥、綠瑩瑩的黃瓜絲，紅黑相間的鹹菜末依次拌勻，吸溜吸溜大口吃起來，涼沁沁的，一直蔓延到心裏。

過夏天，就是過耐煩——「夏至三庚數頭伏」，夏至起再過三個「庚日」，就要進入伏天。冬補三九，夏養三伏。怎麼養呢？古人為我們做出表率。自漢代起，官員們過夏至放假3天，俗稱「做夏至」。從節氣看，夏至、冬至、春分和秋分為4個重要節點，有利於人們獲得充足能量。古人減少飲食、以靜養身，辟穀、打坐、瑜珈等。

對老百姓而言，「冬至餃子夏至麵」是最佳選擇。正值打新麥、燒麵糊、擀麵餅、煮麵條，吃到嘴裏，歡騰在心裏，因為這是一年耕種的無價犒賞。據說，北京城裏這天都要吃爽口的冷淘麵，即涼麵。有槐葉冷淘，槐樹嫩葉榨汁和麵，煮熟過水，清涼滑嫩；還有蓮葉冷淘，製造方法相差無幾。詩人杜甫曾賦詩《槐葉冷淘》：「青青高槐葉，採掇付中廚。新麵來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」令人忍俊不禁。

《紅樓夢》第五回中寫道：「只見赤日

當空，樹陰合地，滿耳蟬聲，靜無人語……」每當讀到這裏，心裏就像下起了毛毛雨，靜謐無聲，又舒爽愜意。曹雪芹儼然懂得中醫，小說裏他寫到兩個祛暑方子：一是香薷飲，為香薷、扁豆、厚樸三味藥，《本草綱目》中記載「世醫治暑病，以香薷為首藥」，是調理脾胃、解暑佳品，黛玉體質虛，正適用，但盡量冷服，否則易嘔吐。二是荷葉羹。寶玉被父親暴打後「臀上作痛，如針挑刀挖一般」，想吃東西解暑。酸梅湯不利傷口，玫瑰齒也吃膩了，寶玉覺得「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小蓮蓬的湯還好些」。雖然做起來麻煩，但好喝得很。

沒有荷花的夏天是不完整的。荷花渾身是寶，每年夏天掰着指頭數吧，家鄉大明湖畔的荷花盛宴，一輪一輪的開，一莖一莖的綠，趕在早上8點前去看，人少，荷與葉都能放得開，被凝視過的荷花與人一樣自帶靈性，一陣風拂過髮梢，彷彿把自己一下裹了進去，站成了一枝湖中荷。不遠處的那枝荷，或是老鄉李清照，想起她的「爭渡，爭渡」，想起她說過的「今夜紗廚枕簟涼」，我也頓感無比的涼爽，側耳聽蟬聲把夏日一點一點拉長。

夏至有三候：一候鹿角解，二候蟬始鳴，三候半夏生。鹿屬陽，夏至一陰生，鹿角因感陰而脫落，遂人們嚮往「只擬隨麋鹿，悠悠過一生」的隨遇而安。而蟬乃是夏天的隱士，「蟬乃最著之夏蟲，聞其聲即知為夏矣。」古人素有「崇蟬情結」，它們居於高處，餐風飲露，平平仄仄間，獲得一種通透和了

悟，好比修行參禪，悟得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。蟬，即禪。現代人卻只剩下口腹之慾，沒了風雅。半夏呢，原本為塊莖草藥，生長過程中有兩次「倒苗」，一次是仲夏時節，另一次是仲秋時節。如果按照「春秋挖根夏採草，漿果初熟花含苞」的採摘規律，夏天採摘也可，但秋天採摘最佳，所以「半夏生」藉着此名給人們一個提醒：夏天已經過了一半了，做事情早規劃。

物候不騙人，節氣不欺人，唯有時間，狡黠得無人能與它過手。它總是在悄悄拿掉你生命裏的一些鍾愛，然後又反手遞過來一個驚喜，就像夏至前後的雨水苦樂不均，民間諺語稱「夏雨隔牛背」，使人措手不及，怪不得唐代詩人韋應物吟詩道：「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卻有晴。」

在我看來，大汗淋漓是一種體驗，被雨淋濕是一種體驗，後背沾滿痱子又是一種體驗。或許，夏至就是用來體驗這大地滾燙又生死無常的人世間。衣服濕了又乾，腳步跌跌撞撞，但是不變的是日子的氣息如昨——父親去世馬上6周年了，我內心的傷痛漸漸撫平，卻又徒生新的惆悵。他離開的那個夏天，是我人生所有夏天的定格，他彷彿把我帶向了更廣袤更自由的地方，那碗涼麵裏盛滿了思念，還有淡淡的憂傷。

「吃過夏至麵，一天短一線。」夏至的麵，吸溜吸溜的吃着，時光就這樣一寸一寸挪動，萬物蓬勃，像只剛洗過澡的小狗，可愛動人。

# 川音裏的古韻

琴台客聚

父親八十大壽，我驅車千里奔赴父親退休後定居的川北龍門古鎮。

川北人亦有「暖壽」的習慣。尋常人家暖壽只在壽星的壽辰前一日設宴預熱，簡簡單單，圖個吉利與熱鬧，我到了之後，父親格外歡喜，日日帶着我和親友們見面吃飯，幾乎日日都在暖壽。

與親友們喝茶飲酒「擺龍門陣」，滿耳都是地道質樸的蜀地方言，唯獨我一人講普通話，不免有些淺淺的尷尬。其實小時候我的四川方言講得也算流利，熟練自然，但後來因語言環境轉變，說的機會愈來愈少，偶爾切換使用，發現舌頭不聽使喚，經常詞不達意，韻味盡失，索性能說就不說了。

雖然極少說四川方言，但我是極喜歡聽的。四川方言獨有一種別致的氣韻，剛柔相融，潑辣又綿軟，就連兒巴巴罵人的詞聽起來都是溫柔柔的，譬如「瓜娃子、哈兒、寶器」等；四川人天生豁達，自帶幽默底

色，愛調侃自己，生活中的瑣碎煩惱、起落得失，都能用玩笑帶過，譬如暢快時的「安逸慘了、巴適得板」，失意時的「霉得擺腳」，直白生動，盡是生活本真。

四川方言裏的各類歇後語更是趣味盎然，隨口一句都能令人忍俊不禁：「駝背淋雨——背時、癩蛤蟆跳門檻——又蹲屁股又傷臉、冬瓜皮做帽子——霉登了頂」……通俗、接地氣，藏着川人通透的生活智慧。而這些特有的語感與趣味，用其它方言說來就平淡無味，全然沒有這樣鮮活的味了。

上街採購給父親做壽的物件，結了賬，店家招呼：「好生走，慢些。」簡簡單單的「好生」二字，入耳親切，又顯得體面，因它源自中文古文，是古人流傳下來的叮囑，遠比現代白話的「小心」更温情又兼具禮數。川北久未落雨，溫度已經達到38攝氏度，太陽毒辣，不下雨也要打雨傘，年紀大點兒的川人將雨傘喚作「撐花」，又是何其古雅？這一稱謂並非現代杜撰，是明清民間沿襲下來的傳統叫法，僅留存於蜀地老派人口語中。

走過古鎮院落，看見老人細心打理院內花草蔬果，鄰居路過駐足，隨口閒話叮囑「好生經佑，莫幹了。」「經佑」是古漢語「經營護佑」的凝練濃縮，意為用心照料、溫柔守護。這般古雅的詞彙，在當代白話中已然漸漸消弭，在川北古鎮卻是日常話語。日頭漸盛，街邊歌涼擺龍門陣的老人隨口說：「坐到晌午再回去。」「晌午」是沿用千年的唐宋標準文言稱謂，歷經變遷，不僅在中原或北方成為官話，亦在蜀地完好留存。

父親壽辰正日將近，親友閒談，問及壽宴諸事是否妥當，常會說事情是否「歸一」，詞義雅緻，取自九九歸一，藏着古人圓滿從容、安穩平和的處世心境。從前我只覺得蜀地方言通俗鮮活，並無過多的感悟，此行連日置身古鎮鄉音之中，才慢慢察覺，這些隨口而出的日常口語，皆是古漢語留存至今的話證。

語言世代更迭，多數古詞已退出通用白話，而這片鄉土，將零散古語代代承襲。一面是家人團圓，一面得見藏在鄉音裏延續千年的語言脈絡，甚是歡喜。